醒世恒言

第三十三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宋本作錯斬崔寧

聰明伶俐自天生　懵懂癡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　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　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　幾見詩書悞好人

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爲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顰有爲顰笑有爲笑顰笑之間最宜謹慎這回書單說一個官

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德勝頭迴、却說故宋朝中、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冲霄、年方一十八歲、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未及一年、只因春榜動、選場開、魏生別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取應、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來、休拋閃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程、不索賢卿憂慮、別後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在京甚是華艷動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差人接取家眷入京、書上先

寫口氣許以已評止評而已

敘了寒溫及得官的事後却寫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已討了一個小老婆專候夫人到京同享榮華家人收了書程一逕到家見了夫人稱說賀喜因取家書呈上夫人拆開看了見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對家人道官人直恁負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並沒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戲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憂慮夫人道恁地說我也罷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便人先寄封平安家書到京中去那寄書人到了京中尋問新科魏榜眼寓所下了家書

管待酒飯自回不題卻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了並無一句閒言閒語只說道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師也魏生見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個同年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直至裏面坐下敘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翻桌上書帖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故意朗誦起來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這是沒理的話因是小弟戲謔了他他便取笑寫來的

戒以多杯誤害君子戒之

那同年呵呵大笑道這節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別了就去那人也是一個少年喜談樂道把這封奏當一節填刻閒邊傳京師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將這椿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奏上一本說這魏生年少不檢不宜居清要之職降處外任魏生懊恨無及後來畢竟做官蹭蹬不起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閒放過去了這便是一句戲言撒漫了一個美官今日再說一個官人也只為酒後一時戲言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連累兩三個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為着甚的有詩為証

世路崎嶇實可哀　傍人笑口等閑開
白雲本是無心物　又被狂風引出來

却說南宋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去那城中箭橋左側有個官人姓劉名貴字君薦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薦手中却是時乖運蹇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却去改業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折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兩三間房子與同渾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沒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賣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為

二姐這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閑雜人在家那劉君薦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不好如此落莫再過幾時定須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那得有些些好處只是在家納悶無可奈何却說一日閑坐家中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七旬走來對劉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劉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叠個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分付二

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來家說了就去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敘了寒溫當下坐間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敘述許多窮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裡宿歇直至天明丈人却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般算計坐喫山空立喫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便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勢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

便是勞而無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却是看你們不過今日費助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撰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却不好麼劉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知是好當下喫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姐夫且將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你作賀意下如何劉官人謝了又謝馱了錢一逕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

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戶裏面有人應喏、出來相揖、便問老兄下顧有何見敎、劉官人一一說知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閒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盃盤喫了三盃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來、抽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禍、卻敎劉官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　　　　漢書中彭越

却說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那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

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小

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為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到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一會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脚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

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鄰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梟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卓上燈猶未滅小娘子不在身邊只道他還在厨下收拾家火便與二姐討茶喫叫了一回沒人答應却待掙扎起來酒尚未醒不覺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

個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豁夜間出來掏
摸些東西卻好到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
門兒拽上不關那賊略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腳
直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燈火尚明周圍
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著裡床睡
去腳後卻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不想驚覺了
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近道理我從丈人家借辦
得幾貫錢來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的去卻是怎
的計結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
便起身與這人相持那人見劉官人手腳活動便拔

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撞出門來一徑趕到廚房裏恰待聲張隣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極計生被他綽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尚饗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性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單被包褁得停當拽扎得爽俐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題次早隣舍起來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叫道劉官人失曉了裏面没人答應捱將進去只見門

也不開直到裏面見劉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
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
聲張起來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隣家朱三老兒
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說道劉官人
無端賣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
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
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趕他轉來便有下落一面着人
去報他大娘子到來再作區處衆人都道說得是先
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凶信老員外與女兒大
哭起來對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

貫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自昏黑，喫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遲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眾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蹤跡。聲張起來，却有左隣朱三老兒出來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住了一宵，今早徑自去了。』如今眾人計議，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

是半路裏追不着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說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却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隣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動坐在路傍却見一個後生頭帶萬字頭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馱了一個搭膊裏面却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却也明眉皓齒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動人正是

野花偏艷目　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却是往那裏去的？小娘子還了萬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裡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兩個廝趕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見

後面兩個人腳不點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氣喘，衣襟敞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話說知。小娘子和那後生看見趕得蹺蹊，都立住了腳。後邊兩個趕到根前，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却走往那裏去？小娘子喫了一驚，舉眼看時，却是兩家鄰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去對爹娘說知，今日趕來，却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閑帳，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回去對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

錢已駄在家中有甚殺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煩為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兩個趕來的隣舍齊叫起來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却也作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兒却有甚皂絲麻線要勒掯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現有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却打沒對頭官司當

此等語 所以 不分說理

下不容小娘子和那後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你去不得你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鄰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却和你罷休不得四個人只得廝挽着一路轉來到得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氣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鬨着正在那裏分說不開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顛走回家來見

了女婿身屍哭了一場便對小娘子道你卻如何殺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是無計奈何將奴家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與甚色樣人家先去與爹娘說知故此趁他睡了將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他腳後邊拽上門借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裏說知臨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顧可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卻不知因甚殺死在

此那大娘子道可又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馱來作本養贍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鄰舍家借宿一夜却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說抵賴得過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却如何與小娘子謀殺親夫劫所賄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

姓崔名寧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却獨自一個行走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後因依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起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却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却連累我地方鄰里打沒頭官司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四隣舍都是證見一鬨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

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即便陞廳便叫一干人犯逐一從頭說來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近六旬止生一女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後因無子取了陳氏爲妾呼爲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並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過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贍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與一個後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望

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賍證現在伏乞相公明斷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上來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刼了錢與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婦人嫁與劉貴雖是做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來吃得半酣馱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問他來歷丈夫說道爲因養贍不周將小婦人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隣舍家裏借宿一宵

今早一逕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賣我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媽家裏來交割纔走得到半路却見昨夜借宿的鄰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却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却說是典你的身價眼見得沒巴臂的說話了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一定有姦夫幫你謀財害命你却從實說來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幾家鄰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

隣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一面着人去趕趕到半路却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苦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强捉他轉來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這錢不知從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時說道他出門時將這錢一堆兒堆在床上却去搜那後生身邊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作奸贓證分明却如何賴得過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便喚那後生上來道帝輦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你却

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殺死了親夫今日同往何處從實招來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寧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並不知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却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却如何與他同行共宿你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當下衆人將那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拷打一頓

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干鄰佑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憐崔寧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鄰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裏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還不勾哩府尹疊成文案奏過朝廷部覆申詳倒下聖旨說崔寧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通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

當驗判一個斬字一個剮字押赴市曹行刑示衆兩人渾身是口也難分說正是

啞子謾嘗黃蘗味　難將苦口對人言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後生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陳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卻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積了陰騭遠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

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勝歎哉。閒話休題。卻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設個靈位。守孝過日。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後。父親應允自去。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父親見他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與老王背了。與鄰舍家作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

想走錯了路正是

猪羊入屠宰之家　一脚脚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來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喫那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帶乾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脚下蹬一雙烏皮皂靴手執一把朴刀

舞刀前來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剪逕的毛團我須是認得你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人大怒道

這牛子好生無禮、連擲一兩刀、血濺在地、眼見得老
王養不大了、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料道脫身不得、
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殺得好、那人便住
了手、睜圓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
假氣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誘、嫁
了這個老兒、只會喫飯、今日却得大王殺了、也替奴
家除了一害、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幾
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
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嗔作喜、
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尸首、攛入澗中、領了劉大娘子、

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拋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主大財家間也豐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勾喫用了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個好結果卻不道是梁園

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若改行從善做個小小經紀也得過養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這們道路撇了卻去城市間賃下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遇閒暇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持齋忽一日在家閒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剪逕的出身卻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向買賣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閒來追思既往止曾枉殺了兩個人又冤陷了兩個人時常掛念思欲做些功果超度他們一向未曾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

何是枉殺了兩個人。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
月在林子裏的時節。他來搶我我却殺了他。他須是
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讐。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
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地時我那得與
你厮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
人。那大王道。說起來這個人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
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償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
了。身邊並無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不想到一
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閂。推進去時。裏面並無一人。摸
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床。脚後却有一堆銅錢。便

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却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却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脚邊這叫做人極計生綽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却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後來打聽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與那一個後生與做崔寧說他兩人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强人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那大娘子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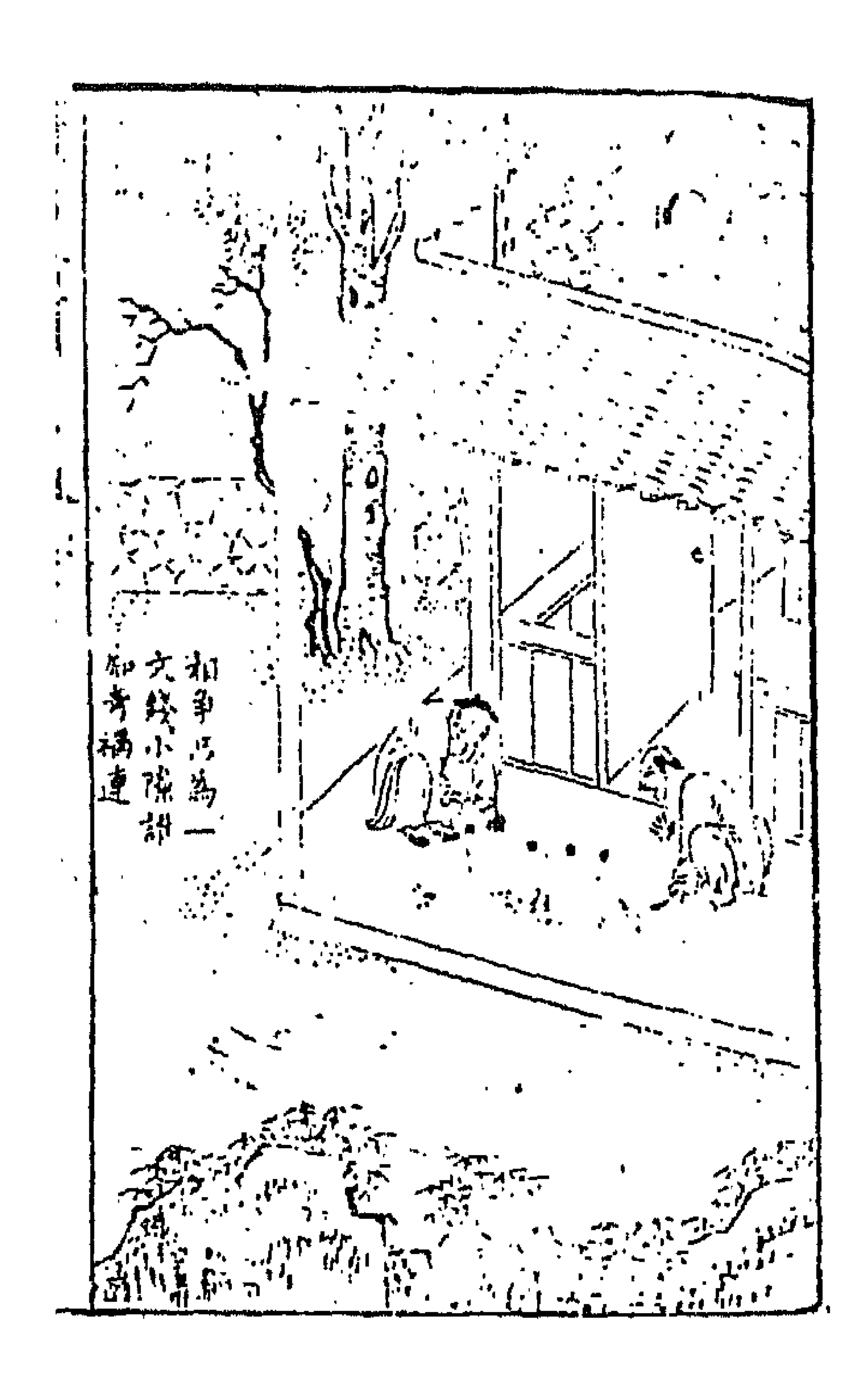
說暗暗地叫苦原來我的丈夫也吃這厮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被戮思量起來是我不合當初執證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當下權且歡天喜地並無他話明日捉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那時換了一個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直陞廳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到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爲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却將二姐與那崔寧朦朧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姦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

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懸明鏡照雪前冤說罷又哭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卽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卽時問成死罪奏過官裏待六十日限滿倒下聖旨來斷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准律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職爲民崔寧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諒行優恤王氏既係强徒威逼成親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産一半沒入官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并

小娘子及崔寧大哭一場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絕有詩爲證

善惡無分總喪軀　只因戲語釀殃危
勸君出話須誠信　口舌從來是禍基

第三十三卷終


相爭只為一
文錢小隙誰
知奇禍連


設就巧謀
斯自己
粧成圈套
害他人

第三十四

一文錢小隙造奇寃

世上何人會此言　休將名利掛心田
等閒倒盡十分酒　遇興高歌一百篇
物外烟霞爲伴侶　壺中日月任嬋娟
他時功滿歸何處　直駕雲車入洞天

這八句詩乃回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誰姓呂名嵒號洞賓岳州河東人氏大唐咸通中應進士舉遊長安酒肆遇正陽子鍾離先生點破了黃粱夢知宦途不足戀遂求度世之術鍾離先生恐他立志未堅十遍

人今日
不顯明日
二十
代之人

試過知其可度欲授以黃白秘方使之點石成金濟世利物然後三千功滿八百行圓賓問道所點之金後來還有變異否鍾離先生答道直待三千年後還歸本質洞賓憮然不樂道雖然遂我一時之願可惜悞了三千年後遇金之人弟子不願受此方也鍾離先生呵呵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盡在於此君向蒙苦竹眞君分付道汝遊人間若遇兩口的便是你的弟子遍遊天下從沒見有兩口之人今汝姓呂即其人也遂傳以分合陰陽之妙洞賓修煉冊成發誓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肯上昇從此混迹塵

途自稱爲回道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着呂字，嘗遊長沙，手持小小磁罐乞錢，向市上大言我有長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錢滿罐，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爭以錢投罐，罐終不滿，衆皆駭然，忽有一僧人，推一車子錢，從市東來，戲對道人說，我這車子錢共有千貫，你罐裡能容之否，道人笑道，連車子也推得進，何況錢乎，那僧不以爲然，想着這罐子有多少大，嘴能容得車兒，明明是說謊，道人見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肯布施，若道个肯字，不愁這車子不進我罐兒裡去，此時衆人聚觀者極多，一个个肉眼凡夫，誰人肯信，

都去攛掇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無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肯道人便將罐子側着將罐口向着車兒尚離三步之遠對僧人道你敢道三聲肯么僧人連叫三聲肯肯肯每叫一聲肯那車兒便近一步到第三个肯字那車兒却像罐內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滚入罐內去了衆人一个眼花也不見了車兒發聲喊聲道奇怪奇怪都來張那罐口只見裡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不悅之意問道你那道人是神仙還是幻術道人口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　非術亦非幻

天地有終窮　桑田經幾變
此身非吾有　財又何足戀
苟不從吾遊　騎鯨騰汗漫

那僧人疑心是个妖術欲同衆人執之送官道人道你莫非與悔不捨得這車子錢財麽我今還你就是遂索紙筆寫一道符投入罐內喝聲出出衆人千百隻眼睛看着罐口並無動靜道人說道這罐子貪財不肯送將出來待貧道自去討來還你說聲未了聳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萬丈深潭影兒也不見了那僧人連呼道人出來道人快出來罐裡並不則聲僧

人大怒提起鏟兒向地下一撇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見道人也不見車兒連先前衆人布施的散錢並無一个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見有字帋一幅取來看時題得有詩四句道

尋真要識真　見真渾未悟
一笑再相逢　驅車東平路

衆人正在傳觀只見字跡漸滅須臾之間連這幅白紙也不見了衆人纔信是神仙一閧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脫了一車子錢肝意氣沮喪忽想着詩中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之語汲汲回船行到東平路上

認得自家車兒車上錢物宛然分毫不動那道人立於車傍緊手笑道相待久矣錢車可自收之又嘆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錢如此更有何人不愛錢者普天下無一人可度可憐哉可痛哉言訖騰雲而去那僧人驚呆了半晌去看那車輪上每邊各有一口字二口成吕乃知吕洞賓也懊悔無及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　世間難得捨財人

方纔說吕洞賓的故事因為那僧人舍不得這一車子錢把个活神仙當面挫過有人論道這一車子錢豈是小事也怪那僧人不得世上還有一文錢也舍不

得的依在下看來舍得一車子錢就從那舍得一文錢這一念推廣上去舍不得一文錢就從那舍不得一車子錢這一念算計入來不要把錢多錢少看做兩樣如今聽在下說這一文錢小小的故事列位看官們各宜警醒懲忿窒慾且休望超凡入道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詩云

不爭閑氣不貪錢　舍得錢時結得緣
除却錢財煩惱少　無煩無惱即神仙

話說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有景德鎮是個馬頭去處鎮上百姓都以燒造窰器為業四方商賈都來載往

餘杭各處販賣儘有利息就中單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窑戶家一个做手渾家楊氏善能描畫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渾家描畫花草人物兩口俱不喫空住在一个冷巷裡儘可度日有餘那楊氏年三十六歲貌頗不醜也肯與人活動只爲老公利害只好背地裡偶一爲之却不敢明當做事所生一子名喚丘長兒年一十四歲資性愚鹵尚未會做活只在家中走跳忽一日楊氏患肚疼思想椒湯喫把二文錢教長兒到市上買椒長兒拿了一文錢幾走出門剛剛遇着東間壁一般做磁胚劉三旺的兒子叫做再旺也

走出門來那再旺年十三歲比長兒到乖巧平日喜的是撕錢耍子怎的樣撕錢也有八个六个撕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謂之渾成也有七个五个撕去一背一字間花兒去的謂之背間再旺和長兒閒常有錢時多曾在巷口一个空堦頭上耍過來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常時要錢去處再旺又要和長兒耍子長兒道我今日沒有錢在身邊再旺道你往那里去長兒道娘肚疼教我買椒泡湯喫再旺道你買椒一定有錢長兒道只有得一文錢再旺道一文錢也好耍我也把一文與你賭个背字兩背的便都贏去兩

凶賭近多封於松對[illegible]是亦見[illegible]也

字便輸一字一背不羨長兒道這文錢是要買撥的倘或輸與你了把什麼去買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贏了是造化若輸了時我借與你下次還我就是長兒一時不老成就把這文錢撇在地上再旺在兜肚裡也摸出一个錢丢下地來長兒的錢是个背再旺的是个字這擲錢也有先後常規該是背的先擲長兒檢起兩文錢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呼聲背攧將下去果然兩背長兒贏了收起二文錢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肚裡摸出二文錢來這地下這文錢撿起一般樣攤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

指掐住曲一曲腰叫聲背攧將下去却是兩个字又是再旺輸了長兒把兩个錢都收起和自己這一文錢共是三个長兒贏得順溜動了賭興問再旺還有錢麼再旺道錢儘有只怕你没造化贏得當下伸手在兜肚裡摸出十來个淨錢捻在手裡嘖嘖誇道好錢好錢問長兒還敢攧麼又丢下一文來長兒又攧了兩背第四次再旺攧又是兩字一連攧了十來次都是長兒贏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長兒笑容滿面拿了錢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揪住道你贏了我許多錢走那里去長兒道[illegible]肚來

等擲過與我去去閒時再來再旺道我還有錢在屋裡你贏得時都送你長兒只是要去再旺發起喉急來便道你若不肯擲時還了我的錢便罷你把一文錢來騙了我許多錢如何就去長兒道我是擲得有采須不是白奪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裡錢盡數取出約莫有二三十文做一垛兒堆在地下道待我擲盡了這些錢便放你走長兒是小斷家張孔發見了這錢不覺貪心又起況且再旺抵死纏住只得又擲誰知風無常順兵無常勝這番采頭又輪到再旺了照前擲了一二十次雖則中間互有勝負卻是再旺

是六錢小可以賭大

贏得多到結末來這十二文錢依舊被他復去長兒剛剛原剩得一文錢自古道賭以氣勝初番長兒顯贏了一兩文膽就壯了。偶然有些采頭就連贏幾次到第二番又擲時不是他心中所願况且着了个貪心手下就覺有些矜持到一連擲輸了幾文去一个舍不得一个又添了个吝字氣便索然怎當再旺一股憤氣又且猜癡膽壯自然贏了大凡人富的好過貧的好過只有先富後貧的最是難過撥長兒一文錢起手時贏得一二文也是勾了一連得了十二文拔一拳頭捨不住就似白手成家何等歡喜把這幾

不看做像來之物就認作自已東西重復輸去好不氣悶痴心還想再像初次贏將轉來就是輸了他原許下借我的有何不可這一交合該長兒攧了恐不住按定心坎再復一擲又是二字心裡着忙就去搶那錢手去遲些先被再旺搶到手中都裝入兜肚裡去了長兒道我只有這文錢要買椒的你原說過贏時借我怎的都收去了再旺怪長兒先前贏了他十二文錢就要走今番正好出氣君子報讐直待三年小人報讐只在眼前怎麽還肯把這文錢借他把長兒雙手撒開故意的一跳一舞跑入巷去了急得長

兒且哭且叫，赴回身進巷，扭住再旺要錢，兩個扭做一堆厮打。

孫龐鬬智誰爲勝　楚漢爭鋒那个强

却說楊氏専等椒來泡湯喫，望了多時，不見長兒回來，覺得肚疼定了，走出門來張看，只見長兒和再旺扭住厮打，罵道：小殺才，教你買椒不買，到在此尋鬧，還不撒開。兩个小厮聽得罵，都放了手，再旺就閃在一邊。楊氏問長兒買的椒在那里，長兒含着眼淚回道：那買椒的一文錢，被再旺奪去了。再旺道：他與我跌錢，輸與我的。楊氏只該罵自巳兒子不該跌錢，不

該怪別人況且一文錢所值幾何既輸了去只索罷
休单因楊氏一時不明惹出一場大禍展轉的害了
多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終有悔　人能百忍自無憂

楊氏因等候長兒不來一肚子惡氣正沒出豁聽說
嬴了他兒子的一文錢便罵道天殺的野賊種要錢
時何不教你孃趁漢却來騙我家小厮攧錢口裡一
頭說一頭便扯再旺來打恰正抓住了兜肚袋下兩
个栗暴那小厮打急了把身子負命一挣却挣斷了兜
肚帶子落下地來索郎一聲響把肚子裡面的錢撒

做一塊揚氏道只還我那二文便了長兒得了孃的口氣就勢搶了一把錢奔進自屋裏去再旺就叫起屈來楊氏趕進屋裏喝教長兒還了他錢長兒被孃逼不過把錢望着街上一撒再旺一頭哭一頭罵一頭撿錢撿起時少了六七文錢情知是長兒救下攔着門只顧罵楊氏道也不見這天殺的野賤種恁地撒潑把大門關上走進去了再旺敲了一回門又罵了一回哭到自屋裏去好親孫大嫂正在灶下燒火問其緣故再旺哭訴道長兒搶了我的錢他的娘不說他不是到罵我天殺的野賤種要錢時何不教你

嫌趙漢孫大嫂不聽時萬事全休一聽了這句不入耳的言語不覺

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原來孫大嫂最痛兒子極是護短人衆性暴能言快語是个攬事的女都頭若相罵起來一連罵十來日也不口乾有名叫做綽板婆他與丘家只隔得三四个間壁居住也曉得楊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只為從無口面不好發揮出來一聞再旺之語太陽裡爆出火來立在街頭罵道狗淫婦狗淫婦自己騎着老公趙漢子我不管你罷了到來謗別人老嫂

了一

人便看不像却替老公爭氣前門不進師姑後門不

進和尚拳頭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馬過不像你

那狗淫婦人硬貨不硬表壯裏不壯作成老公帶了

綠帽兒羞也不羞還虧你老着臉在街坊上罵人便

是賤時也不是恁般做作我家小廝年小連頭帶腦

也還不勾與你補空你休得纏他賺致時還要來那

傳濃子是多尋幾遭多養了幾个野賊種大起來好

做賊一聲淫婦一聲淫婦罵一个路絕人稀楊氏怕

老公不敢攬事又没處出氣只得罵長兒道都是你

那小天殺的不學好引這長舌婦[illegible]口[illegible]起大柴把

丈夫亦一般正是個少細

長兒劈頭就打，打得長兒頭破血淋，豪淘大哭。丘乙大正從窖上回來，聽得孫大娘叫罵，側耳多時，一句一句句都聽在肚裡，想道是那家婆娘不秀氣，替老公扯倪子，惹這綽板婆叫罵。及至回家，見長兒啼哭，問起緣繇，到是自家家裡招攬的是非。丘乙大是个硬漢，怕人恥笑，聲也不嘖，氣忿忿地坐下。達達的聽得鬧聲不絕，直到黃昏後方纔住口。丘乙大喫了幾碗酒，等到夜深人靜，叫老婆來盤問道：你這賤人，瞞着我幹得好事，趁的許多漢子，姓甚名誰，好好招將出來，我自去尋他說話。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聽得這句

話、分明似半空中響一个霹靂、戰兢兢還敢開口、丘乙大道、潑賤婦、你有本事、偷漢子、如何沒本事說出來、若要不知、除非莫爲、瞞得老公、瞞不得隣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你快快說來、也得我心下明白、楊氏道、沒有這事、教我說誰來、丘乙大道、真个沒有、楊氏道、沒有、丘乙大道、旣是沒有時、他們如何說你、你如何憑他說、不則一聲、顯是心虛口軟、應他不得、若是真个沒有、是他們作說你時、你今夜弔死在他門上、方表你清白、也出脫了我的醜名、明日我好與他講話、那婆娘怎肯走動、流下淚來、被丘乙大三兩个耳

掌摸出大門把一條麻索丟與他叫道快死快死不死便是戀漢子了說罷閉上門兒進來長兒要來閉門被乙大一頓棍棒打得哭了一場睡去了乙大有了幾分酒意也自睡了卑撤楊氏在門外好苦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千不是萬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死別無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時恐怕天明慌慌張張的取了麻索去認那劉三哥的門首也是將死之人失魂顛智劉家本在東間壁第三家却錯走到西邊去走過了五六家到第七家見門面與劉家相像忙忙的把幾塊亂磚襯腳搭上麻索于簷下繫頸自盡

可憐伶俐婦人，只為一文錢鬭氣，喪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惡死鬼，人間不見畫花人。

却說西隣第七家，是个打鐵的匠人，門首這匠人渾名叫做白鐵，每夜四更便起來打鐵。偶然開了大門撒溺，忽然一陣冷風吹得毛骨竦然，定睛看時，喫了一驚。

不是磈礧塲中鮑老，也像鞦韆架上佳人。

簷下掛着一件物事，不知是那里來的，好不怕人。猶恐是眼花，轉身進屋，點个亮來一照，原來是新縊的

婦人唱嘆氣說眼見得真不濟了我待不去照管道

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見却不是一塲飛來横禍辨不清的官司思量一計將他移在别處與我便無干了就着驚恐上前去解這麻索那白鐵本來有些氣力輕輕的便取下掛來背出正街心慌意急不暇致詳向一家門裏撇下頭也不回竟自歸家兀自連打幾个寒噤鐵也不敢打了徑上床去睡臥不在話下且說丘乙大黑蚤起來開門打聽老婆消息走到劉三旺門前並無動靜直走到巷口也沒些踪影又回來坐地尋思莫不是這賊婦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門稀少又是黑暗裡如何行動又想道他若不死時

廝索必然還在再到門前看時地下不見了廝總定是死在劉家門首被他知覺藏過了尸首與我白賴又想劉三旺昨晚不回只有那綽板婆和那小廝在家那有力量撇過又想道蟲蟻也有幾隻脚兒豈有人無幫助且等他開門出來看他什麼光景見貌辨色可知就裡等到劉家開門再旺出來把錢去市心裡買饊饊點心並不見有一些驚慌之意丘乙大心中委決不下又到街前街後閒蕩打探一回並無影響回來看見長兒還睡在床上打鼾不覺怒起掀開被向腿上四五下打得這小厮睡夢裏直跳起來丘

乙貴嫂也被劉家逼死了，你不去討命，還只會聽這句話，分明丘乙大教長兒去惹事，看風色，長兒聽說嫂死了，便哭起來，忙忙的穿了衣服，帶着哭，一逕直赶到劉三旺門首，大罵道：狗娼根，狗淫婦，還我嫂來，那綽板婆孫大娘見長兒罵上門，如何耐得，急赶出來罵道：千人射的野賊種，敢上門欺負老娘麼，便揪着長兒頭髮，却待要打，見丘乙大過來，就放了手，這小厮滿街亂跳亂舞，帶哭帶罵討嫂，丘乙大亡耐不住，也罵起來，綽板婆怎肯相讓，兩邊鑽出个再吵來相幇，兩下乾罵一場，鄰里勸開，丘乙大教長兒看守

家裏自去街上央人寫了狀詞赶到浮梁縣告劉三旺和妻孫氏人命事情大尹准了狀詞差人拘拿原被告和鄰里干証到官審問原來綽板婆孫氏平昔口嘴不好極是要沖撞人鄰里都不歡喜因此說話中間未免偏向丘乙大幾分把相罵的事情增添得重大了隱隱的將這人命射在綽板婆身上道大尹見衆人說話相同信以爲實錯認劉三旺將尸藏匿在家希圖脫罪差人搜檢連地也翻了轉來只是搜尋不出故此難以定罪且不用刑將綽板婆拘禁差人押劉三旺尋訪楊氏下落丘乙大討保在外寫

塲官司好難結寃有分教

綽板婆消停口舌　磁器匠擔誤生涯

這事且閣過不題再說白鐵將那尸首却撇在一个開酒店的人家門首那店主人王公年紀六十餘歲有个媽媽兼着賣酒過日是夜睡至五更只聽得叩門之聲醒時又不聽得剛剛合眼却又聞得閙閙聲叩響心中驚異披衣而起即喚小二起來開門觀看只見街頭上不橫不直攩着這件物事王公還道是个醉漢對小二道你仔細看一看還是遠方人是近處人若是左近鄰里可叫他家起來扶了去小二依

言俯身下去認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細見頸邊拖着麻繩却認做是條馬鞭便道不是近邊人想是个馬夫王公道你怎麼曉得他是个馬夫小二道見他身邊有根馬鞭故此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處人由他罷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時却拿不起只道壓在身底下儘力一扯那尸首直竪起來把小二嚇了一跳叫道阿呀連忙放手那尸撲的倒下去了連王公也喫一驚問道這怎麼說小二道只道是根鞭兒要拿他的不想却是縊死的人頸下扣的繩子王公聽說慌了手腳欲待叫破他方又怕連累

頭官司惹在身上，不報地方這事。　洗身不清，便與小二商議。小二道：「不打緊，只教他離了我這里就沒事了。」王公道：「說得有理，還是拿到那里去好？」小二道：「撇他在河裡罷。」當下二人動手，直擡到河下，遠遠望見岸上有人打着燈籠走來，恐怕被他撞見，不管三七二十一，撇在河邊，奔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岸上打燈籠來的是誰？那人乃是本縣一个大戶，叫做朱常，為人奸詐百出，變詐多端，是個好打官司的主兒。因與隔縣一个姓趙的人家爭田，這一蚤要到田頭去割稻，同着十來个家人，拿了許多扁挑索子

鐮刀正來下𣏌，那提燈的在前走下岸來，只見一人橫倒在河邊，也認做是个醉漢，便道這該死的貪這樣膿血若再一个翻身，却不滾在河裡，送了性命，內中一个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幇手，他只道醉漢身邊有些錢鈔，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瘦下，抑冰一般冷，嚇得縮手不迭，便道，元來死的了，朱常聽說是死人，心下頓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嚷，把燈來照看，是老的，是少的，衆人在燈下仔細打一認，却是个縊死的婦人，朱常道，你們把他頸裡繩子快解掉了，扛下艙裡去藏好，衆人道，老爹要這婦人

正不如是甚人謀死的我們如何却到去淵攪是非朱常道你莫管我自有用處衆人只得依他解去麻繩叫起看缸的扛上船藏在艙裡將平基蓋好朱常道卜才你回去媳婦子叫五六个來卜才道這二三十亂稍勾什麼砍要這許多人去做甚朱常道你只管叫來我自有用處卜才不知是甚意見即便提燈回去不一時叫到坐了二船解纜開船兩人蕩槳離了鎮上衆人問道老爹載這東西去有甚用處朱常道如今去割稻趙家定來攔阻少不得有一場相打到告狀結殺如今天賜這東西與我豈不省了打官

司還有許多妙處衆人道老爹怎見省了打官司又有抄處朱常道有了這尸首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却不省了打官司你們也有些財采他若不見機弄到當官定然我們占个上風可不好麽衆人都喜道果然妙計小人們怎省得正是

算定機謀誇自己　安排圈套害他人

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曉得什麽利害聽見家主說得都有財采當做甕中取鼈手到擒來的事樂極了巴不得趙家的人這時就到缸邊來厮鬧便好銀子心急發很爲起衆來這缸撿盛生了七八个趙勝一

船頃刻就飛到了此時天色漸明朱常教把船歇在空濶無人居住之處離田中尚有一箭之路衆人都上了岸尋出一條一股連一股斷的爛草繩將船纜在一棵草根上止留一人坐在艄上看守衆男女都下田砟稻朱常遠遠的站在岸上打探消耗元來這地方叫做鯉魚橋離景德鎮止有十里多遠再過去里許又喚做太白村乃南直隸徽州府婺源縣所管因是兩省交界之處人民錯壞而居與朱常爭田這人名喚趙完也是个大富之家原是浮梁縣人民却住在婺源縣地方兩縣俱置得有田庄那爭的田止

得三十餘畝，乃趙完族兄趙宇般先把來抵借了朱常銀子，卻又賣與趙完。恐怕出醜，就攬來佃種，兩邊影射了三四年。不想近日身死，故此兩家相爭。這稻子還是趙宇所種，說話的，這田在趙完屋腳跟頭，如何不先砟了，卻留與朱常來割？看官有所不知，那趙完也是個強橫之徒，看得自己大了，道這田是明中正契買族兄的，又在他的左近，朱常又是隔省人戶，料必不敢來砟稻，所以放心托膽。那知朱常又是個專在虎頭上做窠，要喫不怕死的魍魎，竟來放對。正在田中砍稻，登有人報知趙完。趙完道：這斯真是喫

了大虫的心豹子的膽敢來我這里惊擾想是麥違
死麼兒子趙壽道爹自古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也
莫輕覷了他趙完問報人道他們共有多少人在此
答道十來个男子六七个婦人趙完道既如此老教
婦人去男對男女對女都拿回來敲斷他的孤拐子
連船都拔他上岸那時方見我的手段即便喚起二
十多人十來个婦人一个个蠢脚大手裸臂揎拳如
疾風驟雨而來趙完父子隨後來看且說衆人遠遠
的望着田中便喊道偷稻的賊不要走朱常家人媳
婦看見趙家有人來了連忙住手望河邊便跑到得

岸傍朱常連叫快脫衣服衆人一齊卸下准做一處叫一个婦人看守覆身轉來叫道你來你來若打輸與你不爲好漢趙完家有个雇工人叫做田牛兒自恃有些氣力搶先飛奔向前朱家人見他勢頭來得兇猛兩邊一閃讓他冲將過來幾讓他冲進時男子婦人一擧轉來圍住田牛兒叫聲來得好提起升籮般拳頭揀着个精壯村夫面上一拳打去只指望先打倒了一个榜樣其餘便如摧枯拉朽了誰知那人却也來得箏到面上時將頭畧偏一偏這拳便打个空剛落下來就趁手牽羊把拳留住田牛兒掙脫不

得急起左拳來打手向未起又被一人接住兩邊扯開田牛兒使施展不得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扯的扯到像入攮入粺一般腳不點地竟拿上船那爛草繩繫在草根上有甚筋骨被踏上船就斷了梢上人已預先將篙攔住眾人將田牛兒納在艙中亂打趙家後邊的人見田牛兒捉上船去蜂擁趕上船搶人朱家婦女都四散走開放他上去說時遲那時快攔篙的人一等趙家男子婦人上齊船時急掉轉篙望岸上用力一點那船如箭一般向河心中直蕩開去人眾船輕三四幌便翻轉來兩家男女四十多

人亂都落水這些婦人各自掙扎上岸男子就在水中相打稱橫攪亂激得水濺起來恰如驟雨相似把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只叫莫打有話上岸來說正打之間卜才就人亂中把那溢水婦人尸首直攪過去便喊起來道地方救護趙家打死我家人了朱常同那六七个婦人在岸邊接應一齊喊叫其聲震天動地趙家的婦人正絞摘濕衣聽得打死了人帶水而逃水裡的人一个个嚇得膽戰心驚正不知是那个打死的巴不能攫脫逃走被朱家人乘勢追打喫了老大的虧掙上了岸落荒逃奔此時只恨父母

少生了兩隻眼兒朱家人欲要追赶朱常止住道如
今不是相打的事了且把尸首收拾起來擡放他家
屋裡了再處衆人把尸首拖到岸上卜才認做妻子
假意啼啼哭哭朱常又教撈起舡上篙槳之類將頓
佃户人家又對看的人道列位地方鄰里都是親眼
看見活打死的須不是誣陷趙完倘到官司時少不
得要相煩做个證見但求實說罷了這幾句乃朱常
引人來挑撥處和的話此時內中若有个有力量的
出來擔當不教朱常把尸首擡去趙家說和這事也
不見得後來害許多人的性命只因趙完父子平日

是个難說話的恐怕說而不聽反是一場沒趣況又不曉得朱常心中是甚樣个意見故此並無一人招攬朱常見無人招架教衆人穿起衣服把尸首用蘆蓆捲了將繩索絡好四人扛着望趙完家來看的人隨後跟來觀看兩家怎地結局

銅盆撞了鐵掃帚　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趙完父子隨後走來遠望着自家人追赶朱家的人心中歡喜漸漸至近只見婦女家人渾身似水都像落湯雞一般四散奔走趙完驚訝道我家人多如何反被他都打下水去急那步上前衆人看見船

喊道阿爹不好了快同去罷趙壽道你們怎地恁般沒用都被打得這模樣衆人道打是小事只是他家死了人卻怎處趙完聽見死了个人嚇得就跌了半邊兩隻脚就像釘了半步也行不動趙壽與用牛兒兩邊挾着胳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纔開言問道如何就打死了人衆人把相打翻缸之事細說一遍又道我們也沒有打婦人不知怎地死了想是淹死的趙完心中沒了主意只叫這事怎好那時合家老幼都叢在一堆人人心下驚慌正說之間人進來報朱家把尸首擡來了趙完又喫這一嚇恰像打

坐的禪和子急得身色一毫不動自古道物極則反人急計生趙壽忽地轉起一念便道爹莫慌我自有對付他的計較在此便對衆人道你們都向外邊閃過讓他們進來之後聽我鳴鑼爲號留我个緊守門口其餘都赶進來拿人莫教走了一个解到官司見許多人白日搶刼這人命自然從輕衆人得了言語一齊轉身趙完恐又打壞了人分付只要拿人不許打人衆人應允一陣風出去趙壽止留下一个心腹義孫趙一郎道你且在此又把婦女妻小打發進去分付不要出來趙完對兒子道我們告他白日打搶

終是人命爲重。只怕抵償不過。趙壽走到耳根前低低道。如今只消如此這般。趙完聽了大喜。不覺身子就健旺起來。乃道事不宜遲。快些停當。趙壽先把各處門戶閉好。然後尋了一把斧頭。一个棒槌。將扇板門都已完備。方教趙一郎到厨下叫出一个老兒來。那老兒名喚丁文。約有六十多歲。原是趙完的表兄。因有了个癱黃病。喫得做不得。却又無男無女。推在趙完家燒火博口飯喫。當下那老兒不知頭腦。走近前問道。兄弟有甚話。趙完還未答應。趙壽閃過來。提起棒槌。看正太陽便是一下。那老兒只叫得聲阿呀

翻身跌倒趙壽趕上又復一下登時了帳當下趙壽動手時以爲無人看見不想田牛兒的娘田婆就住在趙完宅後聽見打死了人恐是兒子打的心中着急要尋來問个仔細從後邊走出正撞着趙壽行兇嚇得蹲倒在地便立不起身口中念聲阿彌陀佛青天白日怎做這事趙完聽得回頭看了一看把眼向兒子一顛趙壽會意急趕近前照頂門一柞樸打倒腦漿鮮血一齊噴出還怕不死又向肋上三四腳眼見得不能勾活了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了兩條性命正是

耐心終有益　任意定生災

且說趙一郎起初與丁老兒時不道趙壽恁地此番合藁見他行兇驚得直縮到一壁角邊去丁老兒剛剛完事掇脚又撞个田婆來湊成一對他恐怕這第三棒槌輪到頭上心下着忙欲待要走這脚上却被千百斤石頭壓住那裏移得動分毫正在慌張只見趙完叫道一郎快來幇一幇趙一郎聽見叫他們抓方纔放下肚腹掙扎得動向前幇趙壽拖這兩个尸首放在遯堂背後尋兩扇板門壓好將遯堂掃起浮了塚臼又分付趙一郎道你切不可洩漏待事平了

把家私分一股與你受用趙一郎道小人靠阿爹洪福過日的怎敢洩漏剛剛准備停當外面人聲鼎沸朱家人已到了趙完三人退入側邊一間屋裡掩上門見張看且說朱常引家人媳婦扛著尸首赶到趙家一路打將進去直到堂中見四面門戶緊閉並無一个人影朱常教把尸首居中停下打到裡邊去拿趙完這老亡八出來鎖在死尸脚上衆人一齊動手乒乒乓乓將遮堂亂打那遮堂已是離了𣑽臼的了消幾下一扇扇都倒下去尸首上又壓上一層衆人只顧向前那知下面有個趙壽見打下遮堂把毉新

起外邊人聽見發聲喊搶將入來朱常聽得篩鑼只道有人來搶尸首急掣身出來衆人已至堂中兩下你揪我扯攪做一團滚做一塊裡邊趙完三人大喊田牛兒你毋親都被打死了不要放走了人田牛兒聽見急奔來問我毋親如何却在這里趙完道他剛同丁老官走來問我遮堂打下壓死在內我急走得快方逃得性命若進一步兒這時也不知怎地了田牛兒與趙一郎將遮堂搬開露出兩个尸首田牛兒看娘時頭已打開腦漿鮮血滿地放聲大哭朱常聽見還只道是假的急抽身一望果然有兩个尸首着

了、荒往外就跑。這些家人媳婦、見家主走了、各要擺脫逃走、一路揪扭打將出來、那知門口有人把住、一个也走不脫、都被拿住、趙完只叫莫打壞了人、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奧毆、趙壽取出鏈子繩索、男子婦女鎖做一堂、田牛兒痛哭了一回、心中忿怒、跳起身道、我把朱常這狗亡八、照依母親打死罷了、趙完攔住道、不可不可、如今自有官法治了、你打他做甚、教眾人扯過一邊、此時已閧動遠近村坊、地方鄰里、無有不到趙家觀看、趙完留到後邊、備起酒飯款待、要眾人具個白晝刼殺公呈、那些人都是趙完的親戚佃

戶雇工人等誰敢不依趙完連夜裝起四五隻農船載了地隣干証人等把兩隻將朱常一家人鎖綁在船裡行了一夜方到婺源縣中候大尹發衙升堂地方人等先將呈子具上這大尹展開觀看一過問了備細即差人押着地方并尸親趙完田牛兒卜才前去將三个尸首盛殮了弔來相驗朱常一家人都發在舖裡羈候那時朱常家中自有佃戶報知兒子朱太星夜趕來看覷自不必說有句俗語道得好官無三日急那尸棺便弔到了這大尹如何就有工夫去相驗喘了半个多月方纔出牌着地方備辦登場法

物鋪中取出朱常一干人都到尸場上仵作人逐一看報道丁文太陽有傷周圍二寸有餘骨頭粉碎田婆腦門打開腦髓漏盡右肋骨踢折三根二人實係打死卜才妻子頸下有縊死繩痕遍身別無傷損此係縊死是實大尹見說心中驚異道據這呈子上稱說紅翻落水身死如何却是縊死的朱常就禀道爺爺衆耳衆目所見如何却是縊死的這明明仵作人得了趙完銀子妄報老爺大尹恐怕趙完將別个尸首頂換了便喚卜才你去認這尸首正是你妻子的麼卜才上前一認回覆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

昨日登時死的卜才道是大尹問了詳細自走下來把三个尸首逐一親驗仵作人所報不差暗稱奇怪分付把棺木盖上封好帶到縣裡來審大尹在轎上一路思想心下明白回縣坐下發衆犯都跪在儀門外单與朱常上去道朱常你不但打死趙家二命連這婦人也是你謀死的須從實招來朱常道這是家人卜才的妻子余氏實被趙完打下水死的地方上人都是見的如何反是小人謀死爺爺若不信只問卜才便見明白大尹喝道胡說這卜才乃你一路之人我豈不曉得敢在我面前支吾吹起來衆皂隷一

齊答應上前把朱常鞋襪去了套上夾棍便喊起來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雖然好打官司從不曾受此痛苦只得一一吐實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大尹錄了口詞叫跪在丹墀下又喚卞才進來問道死的婦人果是你妻子麼卞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是你妻子如何把他謀死了詐害趙完卞才道爺爺昨日趙完打下水身死地方上人都看見的大尹把氣拍在卓上一連七八拍大喝道你這該死的奴才這是誰家的婦人你冒認做妻子詐害別人你家主已招稱是你把他謀死還敢巧辯快

人若何

夾起來、卜才見大尹像道士打靈牌一般、把氣拍一片聲亂拍亂喊、將魂魄都驚落了、又聽見宋主已招、只得稟道、這都是宋主教小人認作妻子、並不干小人之事、大尹道你一一從實細說、卜才將下船遇見尸首、定計詐趙完前後事細說一遍、與朱常無二、大尹已知是實、又問道這婦人雖不是你謀死、也不該冒認為妻詐害平人、那丁文田婆却是你與宋主打死的、這須沒得說、卜才道、爺爺其實不曾打死就夾死小人也不招的、大尹也教跪下丹墀、又喚趙完并地方來問都執朱常扛尸到家乘勢打死、大尹因朱

常造謀詐害趙完事實連這人命也疑心是真又把朱常夾起來朱常熬刑不起只得屈招大尹將朱常卜才各打四十擬成斬罪下在死囚牢裡其餘十人各打二十板二个充軍七个徒罪亦各下監六个婦人都是枉罪發回原籍其田斷歸趙完代趙完還原借朱常銀兩又行文關會浮梁縣查究婦人尸首來歷那朱常初念只要把那尸首做个媒兒趙完怕打人命官司必定央人兜收私處這三十多畝田不消說起歸他還要𢹂詐一注大錢故此用這一片心機誰知激變趙壽做出沒天理事來對付反中了他計

當下來到牢裡。不勝懊悔。想道。這些若不遇這尸首也不見得到這地位。正是。

蚤知更有強中手　却悔當初枉用心

不常料道此處定難胡案。叫兒子分付道。我想三个尸們必是釘稀板薄。受了作氣。自然腐爛。你今先去會了該房。捺住關會文書。回去教婦女們莫要洩漏這箇死尸首消息。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提在來年四五月間。然後催關去審。那時爛沒了。總死無痕好與他白賴。一事虛了。事事皆虛。不愁這死罪不脫朱太依着父親。前去行事。不在話下。却說景德鎮吉

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幫撥了尸首指望王公些東西過了兩三日卻不見說起小二在口內野唱王公也不在其意又過了幾日小二不見動靜心中焦躁忍耐不住當面明明說道阿公前夜那話兒虧我把去出脫了還好若沒我時到天明地方報知官司差人出來相驗饒你硬掙不使酒錢也使茶錢就拌上十來擔涎吐只怕還不得乾淨哩如今省了你許多錢鈔怎麼竟不說起謝我大凡小人度量極窄眼孔最淺偶然替人做件事兒徼倖得效便道是天大功勞就來挾制那人責他厚報稍不遂意便把這事翻局

來害、往往人家用錯了人、反受其累、譬如小二不過一時用得些氣力、便想要王公的銀子、那王公若是个知事的、不拘多寡與他些、也就罷了、誰知王公又是舍不得一文錢的慳吝老兒、說着要他的錢、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就面紅頸赤起來了、當下王公見小二要他銀子、便發怒道、你這人忒沒理、喫黑飯護漆柱、喫了我家的飯、得了我的工錢、便是這些小事、略走得幾步、如何就要我錢、小二見他發怒、也就嚷道、嗐、呀、就不把我也是小事、何消得唉急用得我着、方喫得你的飯、賺得你的錢、須不是白把我用的、還有

一句話得了你工錢只做得生活原不曾說替你洩死尸的王婆便走過來道你這蠻子真个懞懂自古道茄子也讓三分老怎麼一个老人家全沒些尊卑一般樣與他爭嚷小二道阿婆我出了力不把銀子與我反發喉急怎不要讓王公道什麼是我謀死做要詐我錢小二道雖不是你謀死便是擅自移尸也須有个罪名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來小二道要我首也不難只怕你當不起這大門戶王公赶上前道你去首我不怕望外劈頸就摟那小二不曾隄防捉腳不定翻觔斗直跌出門外磕碎了腦後鮮血直流

小二跌壽了，罵道老乞人虧了我，反打麼，就地下撿起一塊磚來，望王公劈去，誰知數合當然，這磚不歪不斜，恰恰正中王公太陽，一交跌倒，再不則聲，王婆急上前扶時，只見口開眼定，氣絶身亡，跌脚叫苦，便哭起天來，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一條性命

總爲錢財丧命　方知財命相連

小二見王公死了，爬起來就跑，王婆喊叫隣里趕上拿轉，鎖在王公脚上，問王婆因甚事起，王婆一頭哭一頭將前情說出，又道煩列位與老身做主，則个衆人道，這厮元來恁地可惡，先教他喫些痛苦，然後解

官三四个捌里走上前，一頓拳頭脚尖打得半死，方纔住手。教王婆關閉門戶，同到縣中告狀。此時紛紛傳說，遠近人都來觀看。且說丘乙大正訪問妻子尸首不着，官司難結，心中氣悶。這一日聞得小二打死王公的根繇，想道：「這婦人尸首莫不就是我妻子麽？」急走來問，見王婆正鎖門要去告狀。丘乙大上前問了詳細，討筭日子，正是他妻子出門這夜，便道：「怪道我家妻子尸首當朝就不見踪影，元來却是你們撇掉了。如今有了實據，綽板婆却白賴不過了，我問你們見官去。」當下一干人牽了小二，逕到縣前，犬早大

尹升堂，解將進去，把前後事細稟大尹。又喚王婆問了備細。小二料道情真難脫，不待用刑，從實招承，打了三十，問成死罪，下在獄中。丘乙大稟說妻子被劉三旺謀死，正是此日。這尸首一定是他撇下的，證見已確，要求發結。此時發源縣知會文書未到，大尹因沒有尸首，終無實據，原發落出去尋覓，再說小二初時已被鄉里打傷，那頓板子，又十分利害，到了獄中，沒有使用，又遭一頓拳頭，三日之間，血崩身死。爲這一文錢起，又送一條性命。

只因貪白鏹　　番自喪黃泉

且說丘乙大從縣中回家，正打白鐵門首經過，只聽得神道叫天叫地的啼哭，元來白鐵自那夜擔着驚恐，出脫這尸首，冒了風寒，回家上得床，就發起寒熱病了十來日，方纔斷命，所以老婆啼哭。眼見為這一文錢又送一條性命。

化為陰府驚心鬼　失却陽間打鐵人

丘乙大聞知白鐵已死，嘆口氣道：恁般一个好漢，有得幾日，却又了帳，可見世人真是沒根的，走到家裡，單單止有這个小厮兒，一般縮在半邊，要口熱水也不能勾。看了那樣光景，方纔懊悔前日逼勒老婆做了

這樁事如今又弄得不尷不尬心下煩惱憑生意
也不去做終日東尋西覓並無尸首下落看看捱過
幾年又早五月中旬那時朱常兒子朱太已在按院
告准狀詞批在浮梁縣審問行文到發源縣關提人
犯尸棺起初朱太還不上緊到了五月間料得尸首
已是腐爛大大送個東道與發源縣詐房起文關解
那趙完父子因發源縣已經問結自道沒事毫無畏
懼抱卷赴理兩縣解子領了一干人犯三具尸棺直
至浮梁縣當堂投遞大尹將人犯羈禁尸棺發置官
壇候檢打發發源回文自不必說不則一日大尹吊

出衆犯前去相驗那朱太合衙門過買囑了要將趙
完大尹到尸場上坐下趙完將浮梁縣案卷呈上大
尹看了對朱常道你借屍紮詐打死二命事已問結
如何又告朱常禀道爺爺趙完打余氏落水身死衆
目共見那買囑了地鄰仵作妄報是縊死的那丁文
田婆自己情虛謀害抵飾硬誣小人打死且不要論
別件但據小人主僕俱被拿住趙完是何等勢力肯
容小人打死二命況死的俱年七十多歲難道恁地
不知利害只揀垂死之人來打爺爺推詳這上就見
明白大尹道既如此當時怎麼就招承朱常道那趙完

衙門情熟用極刑拷逼若不屈招性命已不到今日了趙完也稟道朱常當日倚仗假尸詐着的便打鬪家躲避那丁文田婆年老奔走不及故此遭了毒手假尸縊死繩痕是婺源縣大爺親驗過的豈是仵作妄報如今日久腐爛巧言誑騙爺爺希圖漏網反陷但求細看招卷曲直立見大尹道這也難憑你說即教開棺檢驗天下有這等作怪的事只道尸首經了許多時已腐爛盡了誰知都一毫不變宛然如生那楊氏頸下這條繩痕轉覺顯明倒教仵作人沒做理會你道為何他已得了朱常錢財若尸首爛壞了好

從中作弊要出脫朱常反坐趙完如今傷痕見在若虛報了恐大尹還要親驗實報了如何得朱常銀子正在躊躇大尹蚤已瞧破就走下來親驗那仵作人被大尹監定不敢隱匿一一實報朱常在傍暗暗叫苦大尹把所報傷處將卷對看分毫不差對朱常道你所犯已實怎麼又往上司誑告朱常又苦苦分訴大尹怒道還要強辨夾起來快說這縊死婦人是那里來的朱常受刑不過只得招出本日蚤起在其處河沿邊遇見不知是何人撇下那大尹極有記性忽地想起去年丘乙大告稱不見了妻子尸首後來賣

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也須是日盡尸首撇在河
沿上起變至今尸首沒有下落莫不就是這个麽暗
記在心當下將朱常卜才都責三十照舊死罪下獄
其餘家人擬徒召保趙完等發落寧家不題且說大
尹同到縣中弔出丘乙大狀詞并王小二那宗卷
查對果然日子相同撒尸地處一般更無疑惑即着
原差喚到丘乙大劉三旺干証人等監中弔出杉板
婆孫氏齊至尸場認看此時正是五月天道監中瘟
疫大作那孫氏剛剛病好還行走不動劉三旺與再
旺扶挾而行到了尸場上仵作揭開棺蓋那丘乙大

認得老婆尸首放聲號慟連連叫道正是小人妻子干證地鄰也道正是楊氏大尹細細鞫問致死情繇丘乙大咬定劉三旺夫妻登門打罵受辱不過以致縊死劉三旺孫氏又苦苦折辯地鄰俱稱是孫氏起釁與劉三旺無干大尹喝教將孫氏拶起那孫氏是新病好的人身子虛弱又行走遠路勞碌過度又費唇費舌折辯漸漸神色改變經着拶子疼痛難忍一口氣收不來翻身跌倒嗚呼哀哉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一條性命正是

陰府又添長舌鬼　相罵今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大尹看見那令放撥劉三旺向前再與喊破喉嚨也喚不轉再旺在旁哀哀啼哭十分悽慘大尹心中不忍向丘乙大道你妻子與孫氏角口而死原非劉三旺拳手相交今孫氏亦亡足以抵償今後兩家和好尸首各自領歸埋葬不許再告違者定行重治衆人叩首依命各領尸首埋葬不在話下再說朱常下才下到獄中想起枉費許多銀兩反受二場刑杖心中氣惱染起病來却又沾着瘟氣二病夾攻不勾數日雙又雙而死只因這一文錢上起又送兩條性命

卜也 毛頭自巳

說話的我且問你朱常生心害人尚然得个喪身亡家之報那趙完父子活活打死無辜二人又誣陷了兩條性命他却漏網安享可見天理原有報不到之處看官你可曉得古老有幾句言語麼是那幾句古語道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

那天公算子一个个記得明白古往今來曾放過那个這趙完父子漏網受用一來他的頑福未盡二來時候不到三來小子只有一張嘴沒有兩副舌頭了

那邊便難顧這邊少不得還節兒覺你个報應閒話休題且說趙完父子又勝了朱常同到家中親戚鄰里齊來作賀喫了好幾日酒又過數日聞得朱常下獄才俱已死了一發喜之不勝田牛兒念着母親暴露領歸埋葬不題時光迅速不覺又過年餘元來趙完年紀雖老還愛風月身邊有个偏房名喚愛大兒那愛大兒生得四五分顏色喬喬畫畫正在得趣之時那老兒雖然風騷到底老人家只好虛應故事怎能勾滿其所欲看見義孫趙一郎身材乖壯人物乖巧尚無妻室倒有心看上了常常走到廚房下捱肩擦

背調嘴弄舌你想世間能有幾个坐懷不亂的魯男子婦人家反去勾搭可有不肯之理兩下眉來眼去不則一日成就了那事彼此俱在少年猶如一對餓虎那有个飽期捉空就閃到趙二郎房中偷一手兒那趙一郎又有些本領弄得這婆娘體酥骨軟魄散魂銷恨不時刻并做一塊約莫串了半年有餘一日愛大兒對趙一郎說道我與你雖然快活了這幾多時終是礙人耳目心忙意急不能勾十分盡興不如悄地逃往遠處做个長久夫妻趙二郎道小嫂子若真心肯跟我就在此可以做得夫妻何必逃去愛大

兒道你便是我心上人了有甚假意只是怎地在此就做得夫妻趙一郎道向年丁老官與田婆都是老爹與大官人自已打死詐賴朱家的當時教我相幫扛擡曾許事完之日分一分家私與我那个棒槌還是我藏好一向多承小娘子相愛故不說起你今既有此心我與老爹說先要了那一分家私尋个所在住下然後再央人說要你爲配不怕他不肯他若捨不得那時你悄地逕自走了出來他可敢道个不字麽設或不達時務便報與田牛兒同去告官教他性命也自難保愛大兒聞言不勝歡喜道事不宜遲作

逺理會說罷閃出房去次日趙一郎探趙完獨自个在堂中間坐上前說道向日老爹許過事平之後分一股家私與我如今來家了悵巳久要求老爹分一股兒自去營運趙完荅道我曉得了再過一日趙一郎轉入後邊遇着愛大兒遞个信兒道方纔與老爹說了嬢子留心察聽看可像肯的愛大兒點頭會意各自開去不題且說趙完叫趙壽到一間廂房中去將門掩上低低把趙一郎說話學與兒子又道我一時含糊應了他如今還是怎地計較趙壽道我原是哄他的甜話怎麽真个就做這指望老兒道當初不

合許留了，今若不與他些廷點念頭，如何肯息？趙壽沉吟了一回，又生起歹念，乃道：若引慣了他，做了個月月紅，倒是無了無休的詐端。想起這事，止有他一个曉得，不如一併除了根，永無掛慮。那老兒若是個有仁心的，勸兒子休了這念，胡亂與他些小東西，或者免得後來之禍，也未可知。千不合，萬不合，却說道：我也有這念頭，但沒有个計策。趙壽道：有甚難處？明日去買些砒礵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完事？外邊人都曉得平日將他厚待的，决不疑惑。趙完歡喜，以爲得計。他父子商議，只道神鬼不知，那曉

得却被麦大兒瞧見料然必說此事悄悄走來覆在壁上竊聽雖則聽着幾句不當明白恐怕出來撞着急悶入去欲要報與趙一郎因聽得不甚真切不好輕事重報心生一計到晚間把那老兒多勸上幾杯酒喫得酥燻燻到了床上麦大兒反抱定了那老兒撒嬌撒痴淫聲浪語這老兒迷魂了乘着酒興求兒做些没正經事體方在酣美之時麦大兒道有句話兒要說恐氣壞了你不好開口若不說又氣不過這老兒正頭得氣喘吁吁借那句話頭就停住了說道是那个冲撞了你如此着惱麦大兒道討討一郎道

厮今早把風話攛掇我，我要拉他來見你，倒說老爹和大官人性命都還在我手裏，料道也不敢難爲我，不知有甚緣故說這般瞞話，倘在外人面前也如此說，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當，可不壞了名聲，那樣沒上下的人，不如尋個計策擺佈死了，也省了後患。那老兒道：元來這厮恁般無禮，不打緊，明曉就見功効了。愛大見道：明曉怎地就見功効？那老兒也是合當命盡，將要藥死的話，一五一十說出。那婆娘得了實信，次早悶來報知趙一郎。趙一郎聞言喫那驚不小，想道這樣反面無情的狠人，倒要害我性命，如

何饒得他過摸了棒槌鎖上房門急來尋着田牛兒把前事說與田牛兒怒氣冲天便要趕去厮鬧趙一郎止住道若先露破了反被他做了准備不如竟到官司與他理論田牛兒道也說得是還到那一縣去趙一郎道當初先在婺源縣告起這大尹還在原到他縣裏去那太白村離縣止有四十餘里二人撥開脚步直跑至縣中恰好大尹早堂未退二人一齊喊叫大尹喚入當廳跪下却没有狀詞只是口訴先是田牛兒哭禀一番次後趙一郎將趙壽打死丁文田婆並陷朱常卜才情繇細訴將行兇棒槌呈上大尹

大尹亦黠

看時血痕雖乾鮮明如昨乃道既有此情當時爲何不首趙一郎道是時因念主僕情分不忍出首如今恐小人洩漏昨日父子計議要在今晚將毒藥害小人故不得不來投生大尹道他父子計議怎地你就曉得趙一郎急遽間不覺吐出實話說道昨主人偏房受大兒報知方纔曉得大尹道你主人偏房如何肯來報信想必與你有姦麼趙一郎被道破心事臉色俱變强詞抵賴大尹道事已顯然不必強辨即差人押二人去拿趙完父子并受大兒前來赴審到得太白村天色已昏黑田牛兒留回家歇宿不題且說

趙壽早起就去買下砒霜却不見了趙一郎問家中上下都不知道父子雖然有些疑惑那个慮到愛大兒洩漏次日清晨差人已至一索綑翻拿到縣中趙完見愛大兒也拿了還錯認做趙一郎調戲他不從因此牽連在內直至趙一郎說出報他謀害情由方知向來有姦懊悔失言兩下辦論一番不肯招承怎當嚴刑煆煉疼痛難熬只得一一細招大尹因害了四命情理可恨趙完父子各打六十依律問斬趙一郎姦騙主妾背恩反噬愛大兒通同姦夫謀害親夫各責四十雖犯死罪脊下獄中田牛兒發落寧家一

而備文申報上司具題題請不一日刑部奉旨覆下號判四人俱依擬秋後處決只因這一文錢上又送了四條性命雖然是冤各有頭債各有主若不因那一文錢爭鬪楊氏如何得死沒有楊氏的死屍朱常這詐害一事也就做不成了總爲這一文錢起共害了十三條性命這段話叫做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奉勸世人捨財忍氣爲上有詩爲證

相爭只爲一文錢　小隙誰知奇禍連

勸汝捨財兼忍氣　一生無事得安然